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八 年

第一〇四二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1042).....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47)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48)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四十二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A. BENHIMA (摩洛哥)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S/Agenda/1042)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7)。

三.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

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函(S/5347)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一. 主席：根據理事會前此所作決定，本人邀請突尼西亞、賴比瑞亞、葡萄牙、獅子山及馬達加斯加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Mr. Rudolph Grimes(賴比瑞亞)，Mr. Alberto Franco Nogueira(葡萄牙)，Mr. John Karefa-Smart(獅子山)及Mr. Victor Miadana(馬達加斯加)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本人現請葡萄牙外交部長發言。

三. Mr. FRANCO NOGUEIRA(葡萄牙)：主席先生，承蒙准許本人發言，深為感激，同時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表示我十分感激理事會邀請我國代表團參加此次辯論。

四. 主席先生，如蒙閣下准許，本人將答覆在此間提出並與我國直接有關的各項陳述。但在提出答覆以前，我認為必須搞清楚此次會議的背景和召開安全理事會的程序。為此目的我將提及我們現有的兩個基本文件，即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向閣下提出的函件[S/5347]，及其所附的說帖。如果我們將這兩個文件作一比較，我們似乎必須提出若干意見。說帖提及“葡

管各領土”，而該函則提及“葡萄牙控制下的各領土”。這兩種稱呼是否指同一事而言？如果是的話，這兩個文件為什麼不用同一措辭？如果不是的話，就應當告訴我代表團這種差別的意義。

五．我們在過去對於“葡管各領土”一詞頗為熟稔。它雖非我國代表團所能接受，但與聯合國憲章所用的法律名詞相符，並且在過去各決議案中均經採用。現在我希望能知道“葡萄牙控制下各領土”一詞的法律及法理根據。該函撰稿人在草擬該文件時係根據憲章那一條，大會決議案中那一項，和那一項前例和辦法呢？這也許在理事會看來是一件很小和不重要的事；但在我看來則不然，因為這是本組織中一種危險趨勢的另一實例，這種趨勢是有人設法歪曲事實並曲解憲章措辭，以遂其政治目的，並作動人宣傳。他們所採用的伎倆似乎一成不變，這就是選擇憲章中某些規定或某些事實，但僅採用其中一半，另以歪曲事實及牽強附會的詞句替代其他的一半。我不懂該函為什麼不用：“受葡萄牙殲滅下各領土”或“受葡萄牙危害種族”或“受葡萄牙掠奪”等詞句。

六．但是我要談到另一點。說帖說葡萄牙拒絕遵守大會某些決議案，造成了“不斷增加國際衝突與緊張局勢的淵源，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其後又說：“該項情勢極為嚴重...造成了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且在繼續惡化中。”

七．因此，說帖說是有對和平的嚴重威脅，且在繼續惡化中。但該函則稱：“葡萄牙一貫地拒絕”遵守若干決議案以後“若干領土內所存在的戰爭狀態構成切實破壞和平與安全等語”。該說帖與遞送函係同日發出的，最少在官方是如此；但是撰稿人從第一個文件中所稱的對和平的嚴重威脅一變而成爲第二個文件中所稱的戰爭狀態。我們除否認並拒絕這兩個文件外，別無話說。

八．此外尚有若干點值得再加評論。該函提及在葡萄牙拒絕遵守大會決議案以後所產生的戰爭狀態。因此，在所謂拒絕遵守決議案與所謂戰爭狀態間有一個直接連繫，這句話暗示發生戰爭狀態是因為我們沒有遵守各項決議案，或者是由於我們不遵守決議案以致引起戰爭狀態。

九．在這裏該函撰稿人提出了一項極嚴重和有重大影響的結論。我們大家知道有許多大會決議案，事實上其中大多數，均未爲各國所遵守；我們都知道本組

織有許多會員國對與它們有直接關係的決議案完全置之不理；我們知道若干大國會一再拒絕遵守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議。我不擬指明任何國家，但是我們全知道我所說的全是事實。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不遵守一項或數項決議案就會引起戰爭狀態。我們此時聽到有人明確提出此項意見，並且因為我確信我所提到的來函的撰稿人不會單獨歧視我國，則其結論必然是我們現有一項適用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新原則。我希望我們都瞭解此中的意義：如果我們接受此種意義，我們就不能再稱聯合國爲維持和平的組織。

一〇．最後，我要指出來函與說帖曾徵引若干大會決議案，並提出關於這些決議案的某種解釋，我國代表團不能同意這種解釋。本人不擬在此時此地討論這一點，我只要正式提出堅強保留，並重申葡萄牙代表團多次提出的立場。

一一．我所評論的兩件文件以今年五月間舉行的阿的斯阿貝巴會議¹的若干結論爲根據。我因此要簡略談到該項會議，當然僅談及與我國有關的那一部。我將僅略作數言。

一二．阿的斯阿貝巴會議所通過的有關建議第六段中提到指控葡萄牙政府進行的“真正危害種族戰爭”。我要確切並堅決否認此項荒謬指控。建議第七段提及葡萄牙控制下各領土情勢問題二十四國委員會報告書，²反映其意在宣傳，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該報告書所論者爲葡管各領土。我們也都知道建議第八段及第九段要求各非洲國家與葡萄牙斷絕外交與領事關係，並抵制葡萄牙貿易，船舶與飛機。

一三．我認爲這些決定與其他若干措施與聯合國憲章不符，且似非一向自稱爲尊重憲章與愛好和平的國家所當爲。事實上，我們認爲阿的斯阿貝巴會議的這些決議案顯然違反憲章的各項規定。我國代表團要想知道它們所提出的一切威脅，它們所鼓勵和組織的一切敵對行爲，這種種行動如何能與憲章明白規定的原則與目的相符。但在現階段中，我不擬討論與阿的斯阿貝巴會議有關的其他各點。我將在我的陳述中談到這些問題時再予提及。

一四．在提出這些初步發言之後，我此時要答復各方對我國提出的各種指控。

¹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高峯會議。

²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增編，第二章。

一五。我注意傾聽了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對安全理事會[第一〇四〇次會議]所作的陳述。我對之慎加研究。他說到“對於相信並尊重人格尊嚴與人類平等的一切民族與政府表示友愛”我完全同意。因此，當我聽到他說葡萄牙政策為“不文明與不人道”而不證實該項指控時，我引為訝異。但是更重要的是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在提出他的論據時所談及的其他各點。他對安全理事會所作陳述的前半部份係以憲章第十一章第七十三條為根據。我聽到這位外交部長提及第七十三條的問題，甚感訝異。這個問題已經本組織其他機關討論多年。大會歷次屆會均曾就第七十三條的正當解釋舉行辯論。賴比瑞亞外交部長認為“...依據憲章第十一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葡萄牙必須向本組織提出有關各領土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進展的定期報告書。”

一六。賴比瑞亞外交部長當然有權主張並表示此項意見。我想我國代表團亦有權主張另一種意見。事實上，第十一章的標題為“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因此各會員國可以根據其各該法律制度自行選擇實施第七十三條所述宣言規定。憲章第十一章所產生的國際責任與第九章或第十二章所產生的國際責任的原則迥然不同。

一七。雖然如此，我不願就此點多加辯論。我僅擬告訴賴比瑞亞外交部長說葡萄牙對第十一章第七十三條的解釋並非葡萄牙政府所首創，亦非葡萄牙人幻想的產物，且決非新奇意見。這是當葡萄牙加入聯合國時大會大多數會員國的解釋，因此是我們加入本組織時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解釋。當然有若干代表團業已改變了它們的意見，它們今日對第七十二條有不同的解釋。這是它們的權利。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我國代表團因保持不久前曾為多數會員國所接受的意見而要受人批評。

一八。事實是憲章各條款尚未經修正，因此我們認為關於各條款的解釋不能與過去的解釋忽然相反。這並非我們如賴比瑞亞外交部長所述藐視大會任何決議案的問題，要點是我們認為這些決議案是非法的一如它們在過去曾被人認為非法。但是這一切均無關緊要。即令賴比瑞亞的解釋是正確的，即令我們願意接受，其唯一的結果將為我們將以有關葡萄牙領土的情報送達秘書長。

一九。非洲各國在上屆大會中曾說明它們對於有關葡萄牙領土的情報不再發生興趣。並且第七十三條的問題已告結束。但是如果賴比瑞亞外交部長願意再

行提出這個問題，我甚願再加辯論。嗣後在本人右方，我寧願他在我的右方而非左方的這位同事接着說賴比瑞亞政府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年初間接獲關於若干葡管領土情況的“可靠報告”。在其演說的其餘部份中亦提到這些報告，但是他不告訴我們這些報告是什麼，是誰提出的，誰負責任，這些報告的作者是否公平及可靠等等。因此，如果我們如我們之所為，表示最堅決的保留，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報告全非事實，任何人均不應訝異。不幸賴比瑞亞外交部長似乎依賴這種情報來源，因此如果他所說的事況及情勢與事實真相不符，實不足怪。

二〇。我將從他的演說中提出幾個例子。他說到截至一九六一年七月底止，外國新聞記者均不准進入安哥拉。此說祇有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以後一個短時期內是確實的，因為我們不能保證他們不受盲目恐怖份子的攻擊。但是這位外交部長不會補充說明從那時起有屬於許多不同國籍的外國新聞記者四百餘名分赴葡萄牙各海外領土，這些領土對於一切具有誠意的人是開放的。

二一。我因此要提出一個普遍性的意見。賴比瑞亞外交部長相信早些時處理據稱在某一葡萄牙領土內所有情勢的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³當時我們會說我們有各種理由不能接受該小組委員會的結論。我將僅提出兩個理由。第一，該小組委員會所賴者即令不完全是，却大部分是匿名證辭，傳說敵對及具有成見的情報來源；第二，它無視我國政府向它提供的極完備情報，或以某種方法利用這些情報以減少或消滅其價值。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辦法；我們不容一個會員國政府所提供的正式情報受到這種待遇，我們當時就這樣說過。我確信賴比瑞亞外交部長知道這些事實，我以為他在向理事會提出證據時，當依賴其他報告及其他情報來源。我將僅列舉一個例。賴比瑞亞外交部長說：

“葡萄牙政府所稱‘一切非洲人均享受與歐洲人相同的權利...’及有選舉及被選為立法機關議員之權之說，未獲得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載公平證據的支持。整系列的不成文法使非洲人居於極不平等的政治地位。這些法律涉及財產條件、識字測驗、教育設備及賦稅等等。它所稱各節，全屬虛偽，報告書顯示絕大多數非洲人在公民一詞真

³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補編第十六號，及同上，第十七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九增編。

實意義下並非公民。”〔第一〇四〇次會議，第五十六段。〕

這是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前日在這裏所說的話。

二二。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涉及政治權利。這位外交部長在事實上說在有若干不成文法，經由某種要求條件，使人民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我否認此說的正確性。並無不成文法；這位外交部長所提到的種種要求條件確實存在，是現行法律的規定。這些要求是什麼呢？任何人不論男女均可投票，祇要能滿足三個條件中的一個條件。我不是說要三個條件，我是說三個條件中的一個條件；這些條件為：能寫能讀；為一家的家長，或向國家納稅，每年約美金三元之譜。重要之點是這些要求或條件適用於任何葡萄牙領土內的任何人，絕對沒有任何不平等的地位。

二三。我可以提出賴比瑞亞外交部長所作同樣不正確的其他陳述。他提到“倉卒虛構的法律花樣”。他所指的虛構花樣起源於十七世紀。他說：“...一八二二年葡萄牙憲法中並無關於殖民地的任何規定。”這是不確的；憲法第一三二條提到這些殖民地。嗣後他又說：

“由此顯然可見葡萄牙不論享有何種繁榮達成何種進步，其主要理由必須歸功於其殖民地，而這些領土的居民所獲的報酬都是橫暴與不人道的待遇。”

除我認為這種強硬措辭可資遺憾外，我對此項陳述是否可靠尤有疑問。我僅擬指出下述一項意見。各海外領土均有絕對的財政與經濟自主權；它們自行投票通過並徵收其賦稅，編製其預算；並且由法律規定不得將某一領土生產的財富移至另一領土。我亦可同樣評論賴比瑞亞外交部長演說中其他各段。但我不願不必要地延長此項揭發。

二四。我亦曾縝密聽取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發表的演說〔第一〇四〇次會議〕。我要立即說明我對於他所用的若干措辭深為遺憾。他談到葡萄牙領土內“令人傷心的情況”；“荒唐杜撰”；“脆弱的藉口”；“無情的鎮壓”與“壓制措施的惡性循環”等等。本人對於他採用這種措辭，引為遺憾，尤其是因為這些措辭與事實不符。

二五。我要強調他對我們所提出的三項主要指控。第一，Mr. Slim 說我們於一九五一年方想出稱我們的領土為“海外省”的“荒唐杜撰”。事實不然。在

我們於本組織內及在他處多次否認與解釋後，竟仍有人提出這種陳述並在這方面獲得這樣的結論，寧非怪事。

二六。我要再度說明葡萄牙法律首次採用“海外省”字樣，始於一六一二年。我引述其有關規定如下：

“印度及其他海外領土與本王國既無區別，亦不隔絕，亦非以聯合方式屬於本王國，但為本王國之構成分子，與其他歐洲諸省地位相同；因為這些領土是在同一法律統治之下，受同一官員之管理，享受同樣之權利，與王國其他各省相同，因此，任何人出生及生活於哥阿、或巴西、或安哥拉者即為葡萄牙人，與出生及生活於里斯本者相同。”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通過的新法律中亦有同樣觀點。同樣的措辭亦見於一八八二年憲法（第一三二條），一八三二年憲法（第十項），一八四二年憲法（第十項），一九一一年憲法（第五項），及一九三三年憲法（第一三五條）。我希望我的朋友突尼西亞外交部長此刻將同意他所談及的“杜撰”確有悠久的歷史。

二七。但是我要說到第二點意見。突尼西亞代表說：“任何人不能真正說這種衝突是受國外鼓勵而造成的”，因為“外力造成的任何顛覆運動祇是暫時的，終必失敗”。此後我將詳論這一點，但此時我將僅說明衝突確係外力所煽動、組織及供應而成的。此後我同意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的意見；正因為如此，正因為該項衝突在該領土內部毫無支持，正因為領導或指使一九六一年襲擊集團的人不能代表任何人或任何事，且未獲得人民的信仰，正因為這一切，方能恢復治安與正常狀態，並宣告整個陰謀業已全盤失敗。我可以更進一步地說，正因為它失敗了，某些外國方面不免憤恨失望，這便可以充份說明他們用以掩飾其直接行動失敗的政治手段。

二八。最後，突尼西亞外交部長曾詳論“葡萄牙軍用飛機轟炸一個塞內加爾村莊”事，他又說：“一九六一年安全理事會認為‘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不幸至一九六三年釀成轟炸塞內加爾村莊之事...”

二九。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想法，需要略加評論。業已查明我們並未轟炸任何塞內加爾村莊；我們曾提議應由一個公平的委員會調查此事。無論如何，這個事件已告結束，並照本人所知，並未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當我們為求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而不惜借重我們的

想像力，企圖製造事實或虛構故事，我們一定會提出不自然和空洞的陳述，一經查核，就會不攻自破。

三〇。在結束我的陳述中這一部分以前，我要向馬達加斯加財政部長說明正如他的政府所深知，我們並不依賴鎗砲與刺刀，我們亦未拒絕聯合國所派人員前往葡萄牙各海外領土。我願向獅子山外交部長說，照本人看來，意見上的差別不應視為挑釁行為。至於赫魯曉夫政權的代表所作各種荒唐言論與若干令人厭惡的謊語，我僅擬堅決否認他所述關於西班牙兵之說，並簡略地告訴他說我們不是共同市場的會員國。

三一。在評論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的演說時，我曾說安哥拉北部的衝突事實上是國外勢力所煽動及組織而成的。此點極關重要，我希望理事會能容我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三二。當一九六一年初幾個月內恐怖主義者越過邊界侵入北安哥拉時，我們當時曾說明他們是外國人或代表外國利益的人。除葡萄牙當局在當時所獲悉的各項事實及受禍地區居民的證辭外，並有許多證據明白指出有外人操縱該項恐怖襲擊。我方事先毫無防衛措施的事實證明了我們沒有預期或恐懼會有任何內部紛擾。正因為沒有保安部隊的緣故，這些恐怖分子在數星期內得肆意屠殺、殘害和斬割人民，不論其為黑、白或混血種人，而聯合國對於這一切未加一語指責。在另一方面，住在國外的搗亂分子及其外國主使人在實際發動暴動以前即以暴行相威脅。縱使大家不信葡萄牙政府所說的話，這些明白的考慮亦應能引起任何具有誠意的人的注意。然而，在若干重要方面，不但在當時拒絕了葡萄牙政府所說的話，不但完全無視各種情況證據，並以各種重大努力圖使世人相信影響安哥拉一個極小部份的外國恐怖主義活動是一個影響整個領土的民族主義運動。他們以許多月的時間反覆申述這些故意捏造的虛構事實，以反覆申述的辦法影響世界輿論，並製造再度進行非法外國干涉的有利氣氛。但是時移境轉，數百位誠實的外國訪問者前赴安哥拉，他們報導了事實真相。世人現已得有許多不同國籍和職業的極有資格的觀察人員所提出的證辭，他們公佈了其實地調查事實真相的結果。

三三。今日已不復能再行否認在這裏有一個巨大的外國利益網，包括若干政府、政黨、甚至商業企業在內，圖謀擾亂安哥拉的和平。這並非我們亂說，我們亦無須利用我們自有的情報來源。我們可以從世界各新聞機關，包括許多明白表示同情反葡萄牙運動者在內，

獲得大量證據。這些證據可匯成巨冊。但是時間短促，我將僅提及若干不具偏見來源方面的言論。最近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七日“紐約時報”說：

“突尼西亞開始於一九六一年五月於安哥拉鬭爭開始後不久即供給輕武器，並繼續不時給予財政及武器援助。”

三四。讓我們追憶一九六一年的情形。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達卡晨報報導說：“迦納已成安哥拉解放戰士的軍火庫”。該報提到蒙羅維亞集團⁴決議案，承諾對在安哥拉對葡萄牙作戰者給予“道義與物質援助”，該報又提及在迦納塔科拉地港有大量俄製武器在迦納武裝警察的注視下卸貨。達卡晨報接着說：“這些武器中一部份經安哥拉海岸秘密運入該領土腹地”。

三五。一九六一年八月第一個星期中，許多不同新聞機關報導有兩位英籍飛行員發現有偷運大量武器到安哥拉的情事。這些武器裝在標明為落花生的箱子內交由空運。倫敦“每日快郵”說這些違禁物品的運輸是在迦納組織進行的。“布魯塞爾星期日報”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報導說秘密運輸武器是在該年夏季開始的，這便與北安哥拉最初發現有恐怖主義活動的時間相符。此外，根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紐約時報”的報導，訓練外籍人員前赴安哥拉作戰的工作已在突尼西亞進行中，並由該國及其他非洲國家運送武器至北安哥拉。“奧斯陸晨報”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登載一項聯合社從雷堡市發出的消息，證實上述各節，並謂來自各國的志願軍人均已到達，即將前赴安哥拉作戰。據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觀察報”的報導，在突尼西亞受訓的外國戰鬥人員不久即將抵達剛果。其他新聞機關如“格拉斯哥先鋒報”，“紐約先鋒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及“華盛頓郵報”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中旬均載有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報導。

三六。再者，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紐約時報”報導稱在突尼西亞受訓的外國人曾透露“他們曾於阿爾及利亞邊界參加對法國軍隊的戰爭”。他們的領袖亦稱他的部隊“於最近獲得一批武器，且不久即可獲得從突尼西亞運到的大批武器”。他又說“這一批中有輕機關鎗與重機關鎗，手榴彈與地雷等物”。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保地摩太陽報”亦報導這些消息。其他證據可以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開羅 Al Ahram 報，一九六

⁴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在蒙羅維亞舉行的非洲與馬拉加西國家元首會議。

二年十二月十日新聞週刊以及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八日紐約先鋒論壇報、摩洛哥新聞(Maroc Information)、非洲民族報(La Nation africaine)、阿爾及利亞快報(La Dépêche D'Algérie)及若干其他報紙,以及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非洲民族報,及菲加羅報與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東方報等中見之。

三七. 本人不必詳談剛果共和國(雷堡市)於協助並鼓勵對安哥拉暴行中所負的任務。事實非常顯著,甚且不必徵引外在證據。設在京庫蘇的訓練基地,步鎗及輕機關鎗的供應,及剛果政府官員所作公開陳述,都是衆所共知的事,我們雖可提出其他證據,但將被認為是多餘的。

三八. 我僅提及關於外國方面直接參加北安哥拉暴行事件的少數事實與少數公開證據。我尚可提出其他事實與其他公開證據,並證明其他方面不僅在安哥拉並在葡萄牙其他非洲領土內所作的活動。但是我不擬這樣做,以免有損各位的聽聞。本人亦不必再徵引更多的證據來源,因為今日竟然不再裝模作樣以圖掩飾。外國干涉葡萄牙領土內政的事實業已證明,不再有否認的可能。但是我們爲辯論計,假定葡萄牙領土內確有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本組織會員國如果以供給軍營,訓練外國游擊隊,派遣志願軍和供給武器的方法來攻擊另一會員國,是否合法呢?在聯合國憲章下,是否容許在外國領土內煽動暴動?

三九. 這便使我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去數年內創立了一個新的法律原則,國際關係中產生了一個新的法律觀念,國際社會的生活,至少在這個生活的某些方面,受到一種新法律體制的支配。其中說來有趣的一點是這個國際法律新觀念是偏向一方的,祇爲達成一個目的,並僅對於一方有利。我可以舉例說明我的意見。當剛果共和國(雷堡市)正式設置對安哥拉作戰的軍事訓練營時,這是合法的行動;但是如果我們在葡萄牙某一領土作同樣的事,那就是非法行動。當有人說他們將派志願軍赴安哥拉時,那是合法的意志,稱之爲志願軍;如果我們做同樣的事,那就是非法的,志願軍就將被稱爲傭兵。我可以列舉不窮。我確信蘇維埃帝國的代表不同意我所說的話。事實上蘇維埃帝國在其對侵略的定義中曾提到對別國進行的顛覆活動、恐怖主義、支持武裝集團等爲侵略行爲。我不知道蘇聯代表如何能把其政府對侵略一辭的定義與本人方才所指出的各種事實調和起來。

四〇. 本人關於這一點的結論是在國際社會中有兩類國家;一類國家得任意爲所欲爲,可以提出它們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另一類國家則不能這樣做,它們甚且不能做第一類國家所能做的事。並且也不能爭辯說因爲目的正當,所以行動亦是正當的。這樣就會產生逆燃作用,因爲這樣就等於說以武力爲後盾的一切均屬有理的。換一句話說,這便是法治精神的毀滅。

四一. 有人一再說葡萄牙的政策是錯誤的,是不能被接受的,是不合時代的,是一個壓迫與鎮壓政策,是與現代精神不符的,是否認人權與個人自由的,是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們已經多次聽到這一切言論。但是沒有人試圖查明葡萄牙的海外政策到底是什麼。沒有人從事研究葡萄牙政策是否符合人類的最高理想。沒有人表示願意權衡其方法與目的,以便決定其是否可以被接受。這一切都沒有人做。祇是爲批評而批評。任何人都不知道大家所批評的是什麼,任何人都似乎無意權衡葡萄牙政策的優劣。因此,爲那些具有誠意的人和那些不具成見的人,似乎必須略述幾項基本要點。

四二. 第一個基本要點是葡萄牙政策的基礎,以我們所抱世界上任何民族不較任何其他民族爲優或劣的堅強信念爲出發點。因此,我們堅決反對任何種族優秀論。我們堅決反對任何種族隔離政策。我們相信種族民主爲任何人類社會的最健全的基礎。我們相信所有各種族應共同生活並融洽工作,以謀共同福利。我們的古老傳統是一切種族與一切民族對於人類的利益均能作有用的貢獻,祇有在協同滙合這些貢獻之下才能達成進步。

四三. 這便使本人提到我們政策的第二項基本要點,就是綜合的多種族社會,吸收一切種族及一切民族的文化及道義價值。當我說多種族社會時,並非祇想到不同種族或人種集團的共存。我們所想者爲一種社會,其中一切人種集團均能密切結合,打成一片,具有深切的合而爲一之感。我們認爲歷史證明了此項意見是正確的。凡由多種族構成的國家在過去和現在均爲偉大的國家,而那些不與任何其他種族發生接觸的國家也許在表面上看來快樂,但事實上它們並無進步,變成了沈睡和停滯的社會。

四四. 我們亦相信一個人類社會內如果人人在法律前平等,如果人人均能享受一切方面的同等進步機會,不分種族、膚色、出身、或宗教,這個社會就能較易獲得健全發展。這就是人人均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

這也是說人人有同樣的政治權利，人人有同樣的教育機會，人人享受同樣的經濟與社會機會，這也就是我們的政策。

四五．這些方面包括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整個生活，它的進步應以全體人民充份參加該社會的政治、教育、經濟及社會活動來衡量。因此，就我們而言，促進並擴大這種參加是葡萄牙對一切海外領土政策的綱領。我們並不自稱是十全十美的。但事實是在我們的體制範圍內，並符合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全體人民均屬平等，具有同等的政治與公民權利，享有同等的政治代議權，有獲得教育及社會進步的同等機會，並且這一切在法律和實際上均復相同。

四六．現在我要問對這樣的一個政策有什麼合理批評？我要問對葡萄牙政策的思想與哲學基礎有什麼可以指責之處？事實上，除去口號之外，對於我們的政策並無批評，並無指責。我要再進一步，說明我們的政策不是我們方才發明的權宜措施；不是用以克服困難的投機方法；不是其他政策的掩飾。事實上，我們確信我們的政策是對一些永久問題的一個永久答案；它本身便是對非洲所有的問題的解決辦法。我說我所敘述的政策與人類最高理想，不論其為哲學或宗教，政治或社會的，均相符合。也許這樣的一個政策與某些口號不合。也許這樣的一個政策與非洲某些外來利益相衝突。但是這不是合理的理由，也不是我們應當考慮的理由。

四七．各方對葡萄牙海外政策通常提出的口頭攻擊差不多性質相同，採用同樣的空洞術語，同樣的無聊詞句。我已經討論過若干指控，但還有其他。有時有人說葡萄牙政策的特點是一成不變，或是時代錯誤，或是與現時代的發展不符。但是凡具有誠意的人，凡願意研究葡萄牙政策與方法的人，均會同意這種指控是絕無根據的。我不擬有瀆安全理事會的聽聞，本人亦不擬重翻陳舊的歷史。然而提出幾項最近發生的事件似乎是確當的。

四八．自從一九一一年以來通過了若干極重要的法律。在那一年，我們會對海外領土的政治與行政體制作了重要改革，旨在於一切領土平等的觀念下使這些領土獲得更多的自主。嗣後於一九三三年，我們又重申該項方針，載於該年經全民表決通過的政治憲法之內。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各年內，我們又採取了許多其他措施。然後在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我們採行了非常重要的新改革。凡無區議會與市政府的區

域先後設立了這些機關，鄉村人民參加管理其本身事務的機會增加了；並且通過了一個規定普選制度的新法律。

四九．然後就是在今年一九六三年，數星期前，我們又通過了新的和最重要的法律。海外領土基本組織法經以新法律廣為修訂。這個新法律構成走向領土自主的途徑上的另一重要步驟，並且如本人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向大會所說，⁵它是與各海外領土民選代表們磋商擬訂的。這個新法律的影響的確非常遠大。當然各海外領土早已經由其民選代表參加國民議會的工作。但從現在起，它們將有代表參加法人團體院、海外事務理事會及一切其他全國性的機關或組織。從現時起，上述各機關中各海外領土民選代表名額將有增加，預計各領土參加全國性行動的各機關的代表人數將達一百名之譜。其次，在安哥拉及莫桑比克設置了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其中民選代表將佔多數。又各立法會議的議員名額均有增加，除兩個立法會議外，所有各會議的議員均為直接選舉所選出者。我亦應強調所有各領土機關的職權均已擴大，現已包括對各省直接有關的一切事項，即一切財政及經濟事項。

五〇．我們從上述一切中祇能獲得一個結論，即海外各領土人民參加政治與經濟事務的管理權，在領土階層上透過各區議會、市政府、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及立法會議，在全國階層上透過法人團體院、國民議會、及海外事務理事會而獲得確保。從今年九月起，經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的一段時間中，各項選舉即將開始舉行，藉以保證我們政治與行政體制的代議性質。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一點是要保證每一個人不分膚色、種族、或宗教信仰，均有機會在社會中佔有他或她所有資格佔有的地位。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忠實地說全體人民均有機會在地方及全國政府內表示他們的意見；行政權操在他們自己手中；全體人民的自由表示意志的權利在各個階層上均有保證。

五一．在加強指出了這一切以後，我想如果我向各位代表申述若干其他問題的詳情，或為安全理事會所樂聞。在頒佈與實施我方才所提到的各項措施的同時，我們又作種種努力，以求保證全體居民均獲經濟、社會與教育進步。我們曾請國際勞工局、世界衛生組織及糧食農業組織作獨立的研究。它們的結論使葡萄牙政府可作合理的欣慰，並打破了人們未經真正研究

⁵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一五五次會議。

情勢即慣於提出的具有偏見的批評。這些專門機關確曾提出若干建設性建議，我們正在實施中。其次，爲在所有各領土內促進增加優秀份子及造成幹部的工作起見，我們正在作巨大努力，訓練師資並建立初級、中級及專門學校。此外我要強調一點，從本年九月份起，安哥拉的羅安達大學及莫桑比克的羅朗索馬凱斯大學即將開始上課。

五二。這便是我們政策的梗概。我們十分了解其他的人或有其他的辦法。但是這並非問題之所在。就我們而言，問題是我們的方法是否合法，我們的目標是否正當，我們的行動是否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與意旨。關於這幾點，我們的心目中沒有任何疑問。當然我們的行動並非依照不自然的口號，政治上的權宜措施，和與非洲無干的外國利益。我們誠懇相信我們與聯合國憲章相符，我們確實施行聯合國憲章的各項規定。更有進者，我們相信我們的政策符合人類最高的理想，葡萄牙各領土所有人民的真實利益，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的要求。我們充份相信我們是在正確的途徑上，我們的決心與誠意是不容疑問的。

五三。凡知道非洲情形的人，凡看到非洲發展的人，凡具有公平態度不存偏見的人，一定會同意我所說的話是真實的。在座諸君，不論爲理事會理事國代表與否。在其內心中亦知我所說的全係事實，雖然這些話也許與目前的政治實利目的不符。他們知道最近聯合國所規定的唯一可以表示正確與真實自決的條件與程序既不合理，又不現實。使各種方法與解決辦法全趨統一的原則實與各問題與人類社會的分歧複雜性質不合。不但如此，我們全知道在一個人類集團的經濟與社會演進程度與他們的政治體制間有密切的互賴關係。如果我們不依照這個理論行事，就會引起混亂局面，或奠定使非洲陷於新殖民主義控制下的基礎。有些人也許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但是我們全知道確係如此。

五四。在這個議席上有人說葡萄牙政府一向拒絕與聯合國合作，並且在事實上它的態度亦無願意合作的表示。突尼西亞外交部長曾特別強調這一點。其他的發言人亦曾提到它。因此，我想我應該把這一點弄清楚。

五五。我們除對聯合國各專門機關一向給予合作外，我國政府曾與五國小組委員會⁶合作，並對其主席

供給一切有關情報，雖然這是以私人的名義進行的。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很客氣地承認了這一點。

五六。我國政府又竭誠接受聯合國指派兩位代表以便查明葡萄牙海外領土實際情形的提議。⁷非洲各國自行拒絕了該項提議。我並非對它們的這種行動有所指責；我只是敘明事實。我國政府在答復特設二十四國委員會⁸時曾提出下列諸提案：第一，應由葡萄牙政府與葡萄牙海外領土接壤各國或領土政府舉行會議；第二，應討論有共同利益的各問題與事項；第三，應商訂互不侵略協定，並附有必要的保證；最後，應發動有共同利益的各方面合作。

五七。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我國政府曾邀請非洲各國政府派遣它們所擬指派的有資格代表或領袖前來視察葡萄牙海外領土的情況，請他們親自觀察一個有力量及有生氣的現實社會，它與有些人在這裏敘述的情形迥然不同。

五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們曾重提該項邀請，並建議與各有關非洲國家舉行坦白及建設性談話，藉以闡明若干問題，並討論有共同利益的問題。

五九。我們提出這些提案與建議，實有誠意。我們相信與各非洲國家舉行談話，藉以審議非洲問題，實爲走上正確途徑的一個積極步驟。我們曾受到批評；關於葡萄牙各領土的情勢有人提出指責，在这一切情形下，我們建議舉行談話，我們邀請他們前來觀察。我們沒有獲得任何反響；我們未曾獲得任何積極反應。我們願採取一個前進的政策。我們並未爲這種談話建議任何任務規安；任何問題均可提出討論。我們沒有在提出邀請時附帶任何條件，因此它們在接受這種邀請時並不就表示贊成葡萄牙的政策。那末它們怕些什麼呢？它們這樣保守持重有什麼理由呢？

六〇。我的發言即將結束。在我方才所敘述的精神下，並依照我所提到的建議與提案並爲達成其目標起見，我特再以個人名義邀請突尼西亞、賴比瑞亞、獅子山三國外交部長及馬達加斯加財政部長立即訪問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每一位部長均可在其方便時前往，並爲葡萄牙的貴賓，不附帶任何條件；僅當然希望他們具有誠意與公正態度。

⁷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九，文件A/L.420。

⁸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⁶ 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

六一. Mr. QUAISON-SACKEY (迦納): 葡萄牙外交部長在解釋其國家立場的極流暢演說中曾提出幾點意見,對之嗣後自會有人答復,但是我想理事會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就是說在他對安哥拉、莫桑比克、卡賓達及幾內亞情勢的分析中,他說得很明白在那裏有衝突,事實上他曾說某些非洲國家曾以武器供給在這些領土內作戰的民族主義者。爲了這個原因,大家必須注意這位外交部長曾向理事會提出確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意見。

六二. 某些非洲國家,事實上是全體非洲國家,均支持爲爭取獨立而鬭爭的民族主義者的事實,就表示確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存在。至於種族民主,如果其意義爲一個白種葡萄牙人少數人民控制構成大多數的非洲人,這種民主在我與其他非洲人看來是一個笑話。

六三. 但是此刻本人要熱烈歡迎賴比瑞亞、突尼西亞與獅子山三國外交部長與馬拉加西共和國財政部長他們以三十二個非洲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代表資格前來,照阿的斯阿貝巴決議案所述,“代表全體非洲國家在安全理事會爲審議關於葡管各非洲領土情勢問題的聯合國二十四國委員會報告書而召開的會議中發言”。

六四. 非洲各國元首及政府首長於本年五月中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高峯會議中一致通過關於剷除殖民地制度的決議案時,再度表示它們對於非洲的罪惡殖民地制度,特別是葡萄牙控制下各領土所有不能容忍的情勢,深切關注。

六五. 非洲人民在非洲各獨立國家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就正式表示過這種關注,這便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八個非洲獨立國家代表在阿克拉首次舉行的會議。在這一年,非洲各國通過了關於“非洲各屬地之前途”的決議案,其中它們請“各管理國家在這些領土內避免施行壓制措施及專橫統治,並依照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辦法尊重一切人權”。此外,它們又建議“全體與會各國政府應對各屬地人民爭取自決與獨立的鬭爭,給予一切可能協助”。

六六. 一九六〇年六月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第二次非洲獨立國家會議亦曾對“鏟除非洲殖民地統治”的問題多所注意。會議在關於這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中決定“非洲各獨立國家繼續採取共同行動,以各種可能的和平辦法,徹底鏟除非洲的殖民地統治”。值得

強調的是該會議決定“以各種可能的和平辦法”,採取行動,鏟除非洲的殖民主義。

六七.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至七日舉行的卡薩伯朗卡會議曾宣佈與會各非洲國家元首決心“對仍在外國控制下的各非洲領土給予援助,使其獲得解放,以鏟除一切形式之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

六八. 我要徵引一九六一年五月非洲各獨立國家及馬拉加西國家元首在蒙羅維亞舉行的會議中所通過的一項決議案,作爲非洲各獨立國家關注非洲醜惡的外國控制的另一明證。該決議案正文中有一段“促請全體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擔允以全力在物質及道義上支持安哥拉非洲人爭取自主的鬭爭,並向全世界爲對安哥拉人民所施行的暴行與血腥壓制作正義呼籲”。

六九. 當非洲殖民地問題因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施行橫暴而變成極危險的時候,各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元首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拉哥斯舉行的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安哥拉及此類其他領土”的決議案。參與拉哥斯會議的國家正式說明它們“對於安哥拉所有爆發性情勢深感憂慮,該處全部無自衛能力的居民完全受奉武力爲法律的強大外國軍隊的蹂躪”。參與拉哥斯會議各國又稱:“它們與這些領土的受壓迫人民完全團結一致,並請全體非洲與馬拉加西國家協助他們”。它們又“向葡萄牙人民及政府莊重呼籲,請立即停止對安哥拉及幾內亞民族主義者使用武力”,並堅請葡萄牙“鑒於現有情勢採取唯一可能的現實態度承認這些領土有自決與獨立的自然權利,並保證關係居民得自由行使該項權利”。

七〇. 我代表團提請注意非洲各國家歷次會議中所一再申述的該項關注態度,係向安全理事會指出我們並非匆促到這裏來的。透過各國元首發出關於殖民主義問題的非洲的呼聲一向沒有停過。非洲各獨立國家從來沒有掩飾它們對於各種殖民地控制的厭惡和必須在非洲根除這種控制的決心。它們一向表示受壓迫的同胞團結一致,並自願提供道義與物質援助,俾使不論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南羅德西亞、西南非,或南非的同胞,均得從外國控制下解放出來。這種政策業已逐漸獲得成果。本年五月中有三十二個非洲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在阿的斯阿貝巴開會,較之一九五八年祇有八個國家在阿克拉開會的事實,即爲在這五年內已有顯著進步的明證。

七一．然而這個在非洲消除殖民主義的良好紀錄竟為葡萄牙所沾污，實堪遺憾，葡萄牙仍堅持其落伍與不合時宜的殖民地政策。迦納代表團一向認為一九五一年葡萄牙殖民地法加深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問題，這個問題已被稱為葡萄牙在非洲的悲劇。

七二．關於這一點，本人要一提本人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提出的陳述：

“...片面決定安哥拉為葡萄牙的組成部份者是葡萄牙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以前，依照葡萄牙共和國政治憲法，這些地區毫無問題地是葡萄牙殖民地法所管轄的殖民地。但是在那一天制定了一項法律，修改憲法，廢止殖民地法，但將各條款不作重大實體修訂，載入訂正憲法‘葡萄牙海外省’章內，並將‘殖民地部’改為‘葡萄牙海外領土部’。如此，照葡萄牙政府的說法，這些地區就變成了葡萄牙國家的組成部份，‘它們各領土間並與葡萄牙母國間結成一體。’”〔九五三次會議，第八段。〕

七三．這個影響重大及緊要的行動是否合法的問題，因葡萄牙政府未查明人民的意志而有嚴重的妨礙，這些人民的命運與葡萄牙母國的命運被拉在一起。這是種族民主麼？葡管非洲領土人民從未獲得行使自決權的機會。因此，葡萄牙以一種奇怪的掉換招牌辦法把這些葡萄牙殖民地立刻變成了“省”；那就是說它藉一種法律上的杜撰，將非洲的一部份擴展到歐洲去，法律上的杜撰無論新舊，總還是法律上的杜撰。葡萄牙人的這種欺妄行為亦有一項優點；那就是葡萄牙殖民主義者誠實地把牌攤在桌上。他們說明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卡賓達等殖民地及其他葡屬包圍地不是非洲地方，而是葡萄牙地方。照我代表團的看法，這是再好也沒有了。但是我們很難了解南羅德西亞、南非、西南非等地的若干其他移殖民的思想，他們一方面說他們是非洲人，另一方面又說他們是在非洲保持西方文明的歐洲人。我們不喜歡葡萄牙論據者是他們在承認他們不論住在葡萄牙或在非洲都是葡萄牙人以後，又說住在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非洲人亦是葡萄牙人。我的弟兄們如莫桑比克的 Mondlane, Roberto Holden, Neto, Andrade 及其他非洲民族主義者，怎能一變而為葡萄牙人呢？在作此項改變以前，曾否與非洲人諮商？當然葡萄牙代表團不能找出一位真正的非洲人來告訴本理事會說他事實上是一位葡萄牙人。葡萄牙代表團也許可以找出幾個沒骨氣的混血兒來作這種陳

述。即以英國國會之威靈顯赫，亦不能使男變女或女變男。如此，除葡萄牙領土內某些非洲人自作選擇外，葡萄牙如何能將非洲人變成葡萄牙人呢？我請理事會對於這種荒唐情形，加以推敲。

七四．葡萄牙得有這個騙人法律的支持，自加入聯合國後，拒絕各方促使它遵守憲章第十一章規定的一切努力。一九六〇年開會的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在其報告書⁹第二十五段中說：“...顯有遞送關於一個與其管理國在地理上隔絕，種族上不同，並且和或者在文化上有差別的領土的情報的義務”。

七五．這個重要宣言經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通過的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附件原則肆所確認。大會於同日通過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其正文第一段列舉受葡萄牙管治下的各領土為憲章第十一章所稱之非自治領土。正文第二段接着宣告：“葡萄牙政府確有義務依據憲章第十一章就此等領土遞送情報，又此種義務應立即履行，不再遲緩”。

七六．但是葡萄牙頑強拒絕走向正確的途徑。甚至葡萄牙在拒絕與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合作時所效法的西班牙與比利時，均已悔改，今日我們看到西班牙的 Pinies 大使任該委員會主席，他現任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主席，同時比利時也放棄了它對剛果、盧安達及布隆提的控制，這些國家現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葡萄牙為什麼不做效這個例子呢？

七七．大會通過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是反殖民地鬭爭中的一個重要紀程碑。這個重要宣言業已成為各殖民地人民的大憲章。我代表團願促請安全理事會各代表注意該宣言中的下列各段：

“一．各民族之受異族奴役、統治與剝削，乃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且係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

“二．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 ”

“五．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

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補編第十六號。

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七八．繼此而採取的措施即為大會於其有關安哥拉情勢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中請“葡萄牙政府迅速考慮在安哥拉充份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依照聯合國憲章採行措施及改革，以便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七九．我充分引述歷次非洲國家會議的決議案及大會的決議案，以資證明葡萄牙固執並故意拒絕各方請其採取合乎人道及進步的殖民地政策的一切呼籲，這種政策的最後目標為使其放棄對非洲各領土的控制。

八〇．葡萄牙有系統地無視本世界組織促其反省的一切努力。它以傲慢態度藐視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¹⁰ 該決議案重申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並請葡萄牙依照該決議案的規定採取行動。理事會在其六月九日決議案第三段中“請葡萄牙當局立即避免採取壓制措施...”，並於第四段中“希望能依照聯合國憲章原則為安哥拉問題獲得和平解決辦法”。

八一．葡萄牙未能執行安全理事會此項決議案的規定，絕對違反它在憲章第二十五條下所負的義務。該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本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

八二．葡萄牙不履行其為本組織會員國的義務，圖以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為護符，並拒絕與聯合國各機關與委員會合作，其理由為它們在法律上無權索取關於所謂葡萄牙各省的情報。我的朋友賴比瑞亞國務部長 Mr. Grimes 兩天前對理事會所作的高明演說中已經答復了這種法律遁辭。但是更有進者，葡萄牙政府竟任意指責這些機關缺乏誠意。

八三．使情勢更見惡劣者是葡萄牙一向自鳴得意地誇耀它在非洲的“文化使命”。我們所知者只是非洲的葡萄牙式文明以其參加野蠻與不人道的販賣奴隸事業稱著。我要請問葡萄牙外交部長：巴阿與巴西其他部分的非洲人是怎樣前去的？葡萄牙在非洲從事所謂文化使命達五百年，有何成績？在這些不幸被迫陷入

這個罪惡勢力範圍的區域內，其所有者是一個退步的，蒙昧主義的，及人殘害人的紀錄。我們請求葡萄牙政府不要再誇耀葡萄牙在非洲的“文化使命”。

八四．我國代表團無意列舉葡萄牙不配管理所謂海外領土的具體例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及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各文件¹¹ 業已詳盡並十分明白地執行了此項任務。

八五．葡萄牙以其暴力與壓制政策在非洲擴大了衝突的區域。今日在所謂葡屬幾內亞境內的戰事愈趨劇烈。莫桑比克亦非例外。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觀察家”報導稱：

“在里斯本承認葡屬幾內亞領土的百分之十五現已為自鄰近國家內流亡分子中徵募的游擊隊所滲入後，沙拉查政府邀請葡屬幾內亞解放運動代表一人前去商談...似可證明在幾內亞的葡萄牙軍隊遠不及防，遭叛徒襲擊軍隊大部份集中於幾內亞南部，以備在幾內亞共和國邊界對方的武裝叛徒進攻。但是此次攻擊却來自北方的塞內加爾境內。”

照我們看來，這便證明了非洲各國外交部長所述的對非洲和平的威脅。

八六．我們尚有其他關於軍隊調往所謂葡屬幾內亞的新聞報導。這些葡萄牙軍隊及傭兵不是到非洲去舉行野餐的；他們是前去作戰和流血的。這一切均說明了有發生較大衝突的潛在危機，這種衝突可能牽涉與葡屬領土毗鄰的若干非洲國家；我們上次提出的轟炸塞內加爾 Bouniak 村莊一事，即為顯著的例子。

八七．但是像葡萄牙這樣貧乏和發展落後的國家如何能作這種“奢侈的”殖民地戰爭呢？迦納總統恩克魯馬博士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對迦納國會的演說中提供了答案。他說：

“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及莫桑比克使用的武器，他們在塞內加爾投擲的炸彈，並非在葡萄牙製造的，亦非葡萄牙出錢購置的。葡萄牙是歐洲最貧乏的國家，並如我們的統計所示，平均言之，現時迦納人較葡萄牙人為富足。葡萄牙不可能獨力維持其用以在非洲許多區域內壓制人民及剝削資源的龐大軍事機構至一年之久...事實上即

¹⁰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¹¹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五十四增編及同上，第十八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第二章。

使在今日，葡萄牙仍須依靠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武器及支持才能繼續為非洲的殖民國家。

“我確信我們反對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在葡萄牙繼續壓迫非洲人時給予援助的道義理由，極為堅強盛大，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除撤消其對葡支持外，別無其他途徑可循。個別非洲國家的籲請可以不予置理。但是團結的非洲的呼聲不可不聽。”

八八。我們的總統所作分析及其所得結論之正確業經沙拉查博士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份“國際問題”雜誌所發表的“葡萄牙政策之現實與趨勢”一文中自行證實。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中，他在說明安哥拉衝突為“葡萄牙一處海外領土內若干國家對葡萄牙進行的戰爭”後，作了下述暴露性的陳述：

“對安哥拉的攻擊不僅為攻擊葡萄牙的行動，而是意圖削弱整個西方國家的地位而不僅是戰略地位的行動。”

這是葡萄牙沙拉查博士所說的話。

八九。迦納代表團，而且是全體非洲代表團，所極難了解者是一個旨在保衛所謂自由世界的同盟如何能以武器供給一個盟國，由它用之壓制非洲人民的自由，這些非洲人的唯一罪狀就是要求自行管理之權。當各不結盟國家加緊其反殖民主義運動時，它們就被控為在聯合國內實施雙重標準。我們在面對着這種公然歪曲正義的情形下，仍然等待我們的指控者的裁決。

九〇。非洲各國元首及政府首長在其關於鏟除殖民主義的決議案中，特別在其正文第六段中，說得十分明白，該段案文如下：

“明白促請各大國停止對一切殖民主義政府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或援助，這些政府可能利用此種援助壓制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刻正在非洲進行危害種族戰爭的葡萄牙政府；告知殖民國家之盟國必須在與非洲人民保持友好，或支持壓迫非洲人民的國家之間，有所選擇。”

在座者均須作這種選擇，或是支持葡萄牙，意即為支持鎮壓行動及殖民地壓迫戰爭，或支持非洲，意即為支持正義，人格尊嚴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及卡賓達的獨立。

九一。主席先生，迦納總統兩天前曾向閣下致送一函，本人將宣讀其內容如下：

“安全理事會於此重要關頭開會，討論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及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人類正在迫切期待各位討論的結果，當可導致完全結束葡萄牙的鎮壓措施及面面剷除非洲的葡萄牙帝國。必須使葡萄牙控制下的各非洲領土立即獨立，方能令我們滿意。”

九二。照我國代表團的看法，這便是在阿的斯阿貝巴開會通過我所提到的這個重要決議案的三十二個非洲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希望與要求。勉強及遲緩的措施不能騙令非洲人相信葡萄牙的誠意。葡萄牙總統儘可誇言“最近已設置市委員會，地方會議，區議會，旨在加強非洲葡萄牙各省的自治”等語，一如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紐約時報”之所報導，並為葡萄牙外交部長所確認者，但是不以自決原則為根據的任何改革乃是夢幻泡影。不是旨在使非洲葡屬各領土立即獨立的任何改革均無意義。

九三。葡萄牙輕描淡寫地說各殖民地內民族主義鬭爭是共產黨及外國顛覆分子所釀成的地方性騷亂，這是掩耳盜鈴的說法。葡萄牙的友人與辯護者有責任在為時尚非過晚的時候加以拯救，使它得免即將發生的災禍。它們不能以兩面討好的把戲來挽救葡萄牙。這是一個作決定的時機。僅在道義上反對與拖延策略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九四。為促進非洲和平計，全體非洲國家請安全理事會採取堅決行動，反對葡萄牙壓迫與鎮壓非洲自由戰士的盲目政策。這是避免葡萄牙與非洲各國發出公開衝突的唯一辦法。

九五。非洲各國透過三十二個國家元首所指派的幾位外交部長，業已明白告訴理事會由於葡萄牙在安哥拉、幾內亞及他處所施暴行，非洲現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存在。安全理事會此時必須依照憲章第四十一條“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的規定、作一重要決定。

九六。為使我們免於遺忘起見，我要一提大會決議案一八〇七(十七)正文最後一段如下：

“請安全理事會遇葡萄牙政府拒絕履行本決議案及大會以前關於此項問題之各決議案時，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務使葡萄牙履行其為會員國所負之義務。”

九七。任何人都不能舉出葡萄牙履行任何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決議案的一個實例。因此，迦納代表團認

爲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除“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務使葡萄牙履行其爲會員國所負之義務”外，別無其他辦法。

九八。如各位外交部長在這裏所充份說明，葡萄牙的紀錄是鎮壓非洲民族主義者及不遵守憲章原則及本組織各項決議案的悲痛紀錄。如何能容許一個一貫並堅決反抗其所接受的憲章的會員國，繼續爲本組織的會員國呢？當然，對葡萄牙所能採取的最嚴厲行動當爲在該國能以有誠意的行動表示尊重本組織的決定，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前將它擯斥於這個國家集團之外。但在開始時，我們要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最溫和的行動。理事會應決定葡萄牙應立即採取步驟與各非洲人的政黨進行談判，以便決定將權力移交非洲人的方式。理事會應決定全部禁運一切武器、軍火及戰略物資前赴葡萄牙，並請各國停止供給葡萄牙可能用以推進其殖民地政策的一切直接或間接支持及一切形式的軍事援助及其他援助。理事會現時應決定如果在大會第十八屆會開幕時葡萄牙仍不採取積極步驟實施理事會的決議，當依照憲章第五條的規定，停止葡萄牙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行使。

九九。如我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中所作陳述中所說：

“現在命運已定，葡萄牙必須改變它在非洲的態度並與安哥拉的自由戰士們和解，否則相信我的話，它將被以一切手段逐出非洲。非洲不謀報復，但是爲了非洲的自尊，非洲人絕對不能再容忍葡萄牙的罪毒及暴行。”〔第九四五次會議，第八十二段。〕

一〇〇。主席：突尼西亞與葡萄牙兩國外交部長的請求作簡單陳述。我請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發言。

一〇一。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我此時不擬答覆葡萄牙外交部長方才所作的陳述。我將簡單

地證實迦納代表所作陳述關於殖民地問題，非洲各國的自認它們與一切爭取自由與尊嚴的民族主義運動有團結一致的連帶關係，因爲我們相信如果世界上或非洲有一個民族不能享受自由與獨立，我們本身的尊嚴與獨立仍舊是空虛的。

一〇二。目前我僅擬提出兩三個問題，因爲我覺得葡萄牙外交部長在其答復中沒有闡明這些問題。然而這些問題應當是很容易答復的。

一〇三。第一，葡萄牙政府是否認爲它受憲章第二十五條的拘束？

一〇四。第二，葡萄牙政府曾否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向它所作請求？即(a)實施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它實施了沒有？(b)立即停止採取鎮壓措施；(c)向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提供一切便利，俾使其順利執行其任務。

一〇五。第三，當這次辯論結束後，葡萄牙政府是否認爲它將受理理事會於辯論結束後所將通過的決議案的拘束？它能否對這個問題提出答復？

一〇六。Mr. FRANCO NOGUEIRA(葡萄牙)：本人將力求簡短。我將僅就迦納代表方才所作的卓越陳述提出三點簡單意見。他說就原則而言，非洲人不能變成葡萄牙人。他的意思是說非裔人民不能成爲美國人嗎？我確信我們兩人都同意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答復。

一〇七。迦納代表說葡萄牙人曾將非洲人帶到巴西去。將非洲人帶到美國和西半球各國去的是誰呢？

一〇八。再者，迦納代表說葡萄牙是歐洲最貧乏和最落後的國家。請問這句話如何能與指稱它在過去五百年內進行了有利的剝削行爲之說相調和呢？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S/PV.1042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S. 0.35

C.H.-66-17056

Reprinted in U.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Nov. 1966-75